

李

帝业兴衰

话南唐

后主



K827
52

帝业兴衰
话南唐

李后主

任崇岳 著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后主:帝业兴衰话南唐/任崇岳著. - 郑州:河南人民出版社,2007.3

ISBN 978 - 7 - 215 - 06132 - 3

I. 李… II. 任… III. 李煜(937 ~ 978) - 生平事迹
IV. K827 = 4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9345 号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地址: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:450002 电话:65723341)

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8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 印张 20.75

字数 320 千字 印数 1 - 5000 册

2007 年 3 月第 1 版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2.00 元

前言

写完这本传记，我不禁掷笔长叹，欷歔不已。

李后主是历史上知名度颇高的人物。他生于深宫之中，长于妇人之手，天资聪颖，好学不倦，博学洽闻。及长成人，精通诗词，洞晓音律，工于书法，雅好绘画，是个成绩斐然的艺术家。可惜的是，他是艺术上的行家里手，却不是治国平天下的明君。在他即位时，南唐已是江河日下，气数将尽，而他的对手赵匡胤却是一位雄才大略而又宵旰忧勤的天子，这就注定了他国破家亡的悲惨结局。

后主在位十五年，在政治上优柔寡断，治国无方，无论宋朝怎样挟制、压迫，他都忍气吞声，逆来顺受，不敢有半点反抗。只有赵匡胤召他入朝一事，他知道那是陷阱，一入牢笼便会有去无还，因此屡屡抗命不遵，结果招致了宋朝的讨伐。他本应该未雨绸缪，在宋军攻打之前深沟高垒，秣马厉兵，但他却按兵不动，未作任何准备，甚至自毁长城，杀了有文韬武略的大将林仁肇及忠肝义胆的潘佑、李平。直至曹彬率领大军浩浩荡荡杀奔江南，他才慌了手脚，一面派潘慎修入贡，一面分派军

队婴城固守,但为时已晚。宋军一路斩关夺隘,攻城陷池,如入无人之境。等到宋军与吴越会师金陵,后主才命朱令赉起倾国之兵与宋军交锋。朱令赉孤军作战,殒命沙场,后主无奈中又命张洎作蜡丸书求救于契丹,谁知事不机密,蜡丸书又被宋军截获。四面楚歌,山穷水尽,后主又没有毁家纾难的勇气,只得率领大臣肉袒至曹彬大营乞降。开宝九年(976)春,他被押解至汴京,从此过起了“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”的囚徒生活,这年他刚刚40岁。离群索居,百无聊赖,他只能以赋诗填词来打发那漫长岁月。那些哀艳、怀旧之作本已引起了宋太宗的猜忌,他又不合时宜地在会见旧臣徐铉时说出“当时悔杀了潘佑、李平”的话,惹得心胸褊狭的宋太宗顿起杀机,派弟弟赵廷美用牵机药将其毒死,时为太平兴国三年(978)七月七日,正好是后主的42岁生日。一代词人如此命丧泉台,实在使人扼腕不平!

关于李后主的生平已有人写过书,我不想东施效颦,因此采用了这种文学与历史相结合的写作形式。书中的内容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根据《宋史》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陆游《南唐书》、马令《南唐书》、吴任臣《十国春秋》、《宋人轶事汇编》以及笔记小说《五国故事》、《钓矶立谈》、《默记》、《东轩笔录》、《玉壶清话》等写成,绝非空穴来风,胡诌杜撰。只是为了情节生动,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生发合乎语境、情境的联想,敷衍铺陈。书中所涉李后主的诗词,也都引自夏承焘先生的《南唐二主年谱》、詹安泰先生的《李璟李煜词》两本图书。

用这种体裁写李后主生平是个尝试,是否恰当,我不敢自信,伫候方家指教!

作者

2006年12月于河南省社会科学院



目 录

前言 / 1

临深履薄中主即位 / 1

轻开边衅国势日衰 / 13

国土沦丧李璟乞和 / 23

铁骨铮铮忠良尽节 / 33

雄才大略柴荣亲征 / 47

众望所归南唐立嗣 / 57

阴差阳错后主登基 / 67

缱绻爰陶谷中计 / 79

吐哺握发李煜任贤 / 97
风流蕴藉娥皇结缡 / 113
倚红偎翠后主填词 / 127
香温玉软李煜偷情 / 141
先南后北太祖拓疆 / 161
北上弭兵从善被囚 / 179
自毁长城良将被鸩 / 197
扫穴犁庭曹彬南征 / 211
一桥飞架宋军渡江 / 227
卖主求荣刘澄献城 / 239
粮尽援绝金陵陷落 / 253
春风得意天子受降 / 269
落井下石张洎告变 / 285
恃势凌逼太宗施暴 / 299
风雨如晦后主归天 / 313

临深履薄中主即位

晚日金陵岸草平，落霞明，水无情。六代繁华，暗逐逝波声。空有姑苏台上月，如西子镜，照江城。

——欧阳炯(896～971)

升元七年(943)二月，金陵城内，春雨霏霏，寒意料峭。

升元殿内，56岁的南唐先主李昇病体支离，辗转床褥，已非一日了。他原本身体健康，并无疾病，只因听信了方士之言，企图延年益寿，韶华永驻，大量服用金石，才致中毒。起初还以为是疥癣之疾，不以为意，不料群医束手，回天无力，满朝文武大臣眼看着李昇身体每况愈下，旧疾未瘳，新病又添，不禁忧心忡忡。

李昇自知来日无多，但他不甘心就此撒手西归，自天福二年(937)十月受禅即位，至今还不到六个年头，偌大一片国土，刚刚治理得有点头绪，还未来得及大展宏图，却病魔缠身，无力处理朝政了。

李昇最关心的是南唐的江山，他从刀丛剑树中化家为国，委实不易。如今天下纷争，干戈俶扰，那些手握节钺的藩王纷纷称王称帝，割据一方，究竟鹿死谁手，尚在未定之天。北方的后晋、成都的后蜀离此悬远，一时还构不成威胁，而吴越(都杭州)、楚(都长沙)、闽(都福州)、南汉(都兴王府，今广州)、荆南(都江陵)诸国都虎视眈眈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成他人刀俎上的鱼肉。他不由得想起了传位问题。一谈起传位，心头便蒙上一层阴影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优柔寡断、举棋不定，

致使满朝文武无所适从。他有五个儿子，长子李璟，以下依次是景迁、景遂、景达、景昶。按照中国固有的传统，长子应该袭位，但是李昇钟爱的却是次子景迁。景迁自幼颖悟，读书过目不忘，风度翩翩却又素尚俭约，不喜奢侈，为人纯谨，加上他又是吴王的乘龙快婿，因而大得其父欢心。吴国的都城是扬州，李昇当大臣时出镇金陵遥控朝政，以长子李璟为司徒平章事居朝辅政，但是朝中大臣宋齐丘猜忌李璟，结交景迁，便荐陈觉为景迁的师傅，盛称景迁之贤，极言李璟之短。李昇远在金陵，不知个中原因，只道是李璟卑劣无能，辅政无方，便将他召到金陵，以景迁为太保平章事，代秉国政，显然有取代之意。李璟看出了父亲的用意，默默退归藩位，并不分辩。

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天祚二年(936)景迁突然一病不起，病革之际请以兄弟自代，李昇偏偏又看上了三子景遂，授他为门下侍郎参政事，留朝辅政，李璟再次受到了冷落。南唐脱胎于吴，实为一国。天祚三年(937)吴国睿帝杨溥被迫逊位，派次子杨璘为钦差，专程赶到金陵，将天下禅让给齐王徐知诰。徐知诰在金陵诏告天下，改国号为齐，后来又改称唐，史称南唐，以金陵为西都，广陵(今江苏扬州)为东都。徐知诰本姓李，为了与李渊、李世民的大唐拉上关系，他自认是唐朝宗室后裔，经群臣廷议，更名李昇。几个儿子虽然都身封藩王，但并未明确李璟是储君。个中原因很简单，他想传位给景遂，但是长子李璟并无过错，废长立幼，于情于理，均不契合，恐怕朝野不依，这事便搁置了下来。

光阴荏苒，时光不居，转眼到了升元六年(942)，李昇春秋五十有五，朝野对未立太子啧有怨言，李昇无奈，在这年四月下诏立李璟为太子。不料李璟却上表推辞，他说：

古之立太子，所以崇正嫡，息覬觎也。如臣兄弟，禀承圣教，实为敦睦，愿寝此礼。

奏表正中李昇下怀，李璟自己不愿当太子，群臣自然无话可说。然

而要立景遂为嗣,时机似乎还不成熟,不能贸然行事。好在自己身体健康,来日方长,可以从容计议。可是,就在南唐国势如日中天之际,李昇却病倒了。

躺在病榻上的李昇,首先考虑的就是传位问题。趁着自己在世,早日了却此事,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。他写了一封密信,派人召景遂回朝,当时景遂任东都留守,不在朝中。谁知太医吴庭绍为李昇疗疾时闻知此事,赶紧禀告给李璟。李璟不愿为此事手足相残,犹豫不决之际,大臣周宗等人快刀斩乱麻,派人追回了密信。李昇知道众愿难违,无可奈何,只得将文武百官与几个儿子一起召集到升元殿,宣布立李璟为太子,并命人宣读了诏书。

李昇身体虚弱,不时咳嗽,然后便是一口一口地吐痰。待仪式进行完毕,众大臣陆续离去时,李昇示意李璟留下来,有话要说,李璟猜想是父皇要交待后事,便端坐不动。实在说,他是个读书种子,是吟诗作赋的行家里手,对于继承帝位并无多大兴趣。他知道父皇钟爱的是大弟景迁,然后是二弟景遂,如今立他为太子,并非父皇忽然改变了主意,而是满朝文武大臣反对的结果。知子莫若父,父皇以前打算传位给大弟、二弟,自然有他的道理,如今又改弦更张,也无须寻根究底。一句话,他理解父皇。他已经多日未来侍候父皇了,望着父皇那瘦骨嶙峋的身体,两行热泪不禁潸然而下。

“璟儿,你可怨恨朕躬吗?”李昇说着,喘息不已。

“儿臣怎敢?”李璟往病榻前靠了靠。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,父皇为社稷着想,无论怎样安排,儿臣都无异议。”

“璟儿能理解朕躬的苦衷,朕很高兴。自古创业艰难,守成更难。朕考虑到你淳厚暗弱,这才打算遴选景迁嗣位,景迁歿后,又想到了景遂,纯粹是为国祚长远着想。须知江山稳固,你即使当一名藩王,也富贵无比,倘江山落入他人之手,你当一名太平百姓也不可得了。这个道理你应当清楚。”李昇说着,又剧烈地咳嗽起来,喘成一团。

“儿臣才疏学浅,不宜嗣位,倘江山一朝毁于儿臣之手,不但儿臣自己抱终天之恨,恐怕父皇……”说到这里,李璟忽然发觉自己说漏了

嘴,要是自己掌管了江山,父亲自然早就魂归泉台,便没有继续往下说。

李昇也听出了李璟话中的弦外之音,他并不在意,病成这个样子,离泉台也就是几步之遥了。人之将死,其言也善,鸟之将死,其鸣也哀。趁着头脑清醒,必须把一切都解释清楚,免得自己身歿之后,闹出兄弟阋于墙的祸事来。“璟儿,立嫡以长,自古而然,朕躬无力改变这一传统。即使朕立景遂为嗣,满朝文武不肯辅佐,到头来仍是镜花水月。朕思之再三,决定将社稷托付于你,望你好自为之,勿负朕意!”

这的确是李昇的一片肺腑之言,李璟听了着实感动。他双膝跪在地上,虔诚地说:“儿臣愿对天起誓,从此兢兢业业,临深履薄,定不负父皇之托!”

李昇欣慰地笑了。他想把李璟从地上拉起来,但已力不从心,李璟上前一步,握住了父皇干枯的手。李昇抽出手来,指了指床前的椅子,李璟会意,赶紧坐下。

“璟儿,朕还有几句话,你愿意听吗?”李昇望着儿子的脸。

“父皇只管说,儿臣一定凛遵不误。”

“朕出身寒微,能够登上大宝,实出望外。如今风霜瓦烛,命在须臾,今后江山社稷能否亿万斯年地传下去,就全系于你一身了。你千秋万岁之后,可传位于景遂,景遂传位于景达,兄终弟及,江山庶几可保无虞。璟儿,你办得到吗?”

李璟望着父亲,只见父亲也投来了焦灼而又期待的目光,那清癯的脸颊上分明挂着晶莹的泪花。他又一次跪倒在地,一字一顿地说:“父皇的话,儿臣铭刻五内,一定传位给二弟景遂,永生永世,不渝此盟。皇天后土,可鉴儿臣之心!”

李昇如释重负地长长嘘了一口气,轻轻地说:“你起来吧,父子之间,何须如此起誓赌咒?”

李璟期期艾艾地说:“儿臣急于剖明心迹,一时乱了方寸,还请父皇宽恕!”

李昇了解儿子,友于情笃,极重感情,刚才所说,决非虚妄之语,传位一事,已毋庸再说。但是有些事情,还须交待一下,毕竟儿子还年轻,

骤然君临天下，治国经验不足，倘若措置乖张，仍有可能亡于敌国之手。便告诫他说：“朕躬服用金石之药，本欲延年益寿，不料却适得其反，汝应引以为戒，勿蹈覆辙！”

“父皇应该安心颐养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很快就会康复的。”李璟实在不娴于辞令，只能拿这句话来宽慰父皇。

李昇苦涩地笑了笑：“朕躬有自知之明，目前已病入膏肓，恐怕是扁鹊、华佗复生，也无能为力了。既已铸成大错，只能自食苦果，怨不得别人。朕只希望你们弟兄以及后辈，不要再服金石之药。”

“儿臣谨遵父皇之命！”

“朕躬的忧虑倒不在此。汝本无服用金石的嗜好，无须多说。朕担心的是唐室江山如何才能长久。朕承先人余绪，自即位至今，国库所储金帛已逾七百万，汝一生吃着不尽，只须善守成业，便可国祚绵长。如今诸国林立，强敌环伺，稍有不慎，便会招来祸殃。汝即位之后，应善交邻国，勿轻启边衅，成为众矢之的。”

“父皇金玉良言，儿臣永志不忘。”李璟认真地听着，不时地重复这句话。他一向木讷，想不出更多的话。

李昇虽然显得很疲惫，但言犹未尽，骨梗在喉，不吐不快：“璟儿，有句古训你应当谨记，成由勤俭败由奢，一旦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，挥霍无度，我朝的气势也就将尽了。汝逸豫宴安之日，便是社稷倾覆之时，朕唯愿汝非纨绔天子！”

听到这里，李璟不禁诚惶诚恐，汗流浹背了。父皇耳提面命，句句都是为社稷着想，虽然话语中不时透着严厉，那是爱之切才责之严啊！他怔怔地望着父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

“璟儿，你可记得前年你索要杉木作板障之事吗？”

“儿臣当然记得。”

原来李璟当藩王时，嫌居住的地方大而无当，想用木板把房屋隔成几间，他知道国库中储藏有许多杉木，便前去索要，有司将此事奏知了先主李昇。李昇认为，杉木固然有，但那是造战舰用的，任何人都不得挪用。如作板障之用，可用竹子代替。李璟碰了钉子，再也不敢惹事

了。事实上,起自民间的李昇,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,深深体会到了“民犹水也,水能载舟,亦能覆舟”这句话的分量,在即位之后,牢记着“国以民为本,民以食为天”这一古训,体恤民瘼,从不苛征暴敛。当了天子,仍然衣着朴素,脚上穿的是蒲草编成的鞋,盥洗用的是铁盆,寝殿夏天用的是青葛制成的帷幔,偌大一座宫殿,只有几名衣饰简朴的婢女。群臣均主张大兴土木,修缮皇宫,以显示皇家气派,他笑而不纳,只在几座殿上略加鸱尾,设阑槛而已。邻国使臣来朝聘,讥笑李昇为田舍翁,李昇一笑置之,面无愠色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田舍翁治下的南唐,成了南方第一强国。

李昇忽然气喘起来,费了好大的劲,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不连贯的话:“璟儿……好……自……为……之,朕……”底下的话已是含糊不清了。李璟叫了几声父皇,李昇闭目不语。李璟赶紧将太医吴庭绍召来,只见李昇面色苍白,气若游丝。到了晚间,便呜呼尚飨,龙驭上宾了。

悲痛之中的李璟,彷徨徙倚,不肯即位,要把帝位让给二弟景遂,景遂知道立兄长为太子的诏书已颁行天下,自然不敢应命。看看过了一句,皇位虚悬,朝野议论纷纭。侍中徐玠进谏说:“天不可一日无日,民不可一日无君,大行皇帝已崩逝十日,太子不肯即位,岂不冷了天下苍生之心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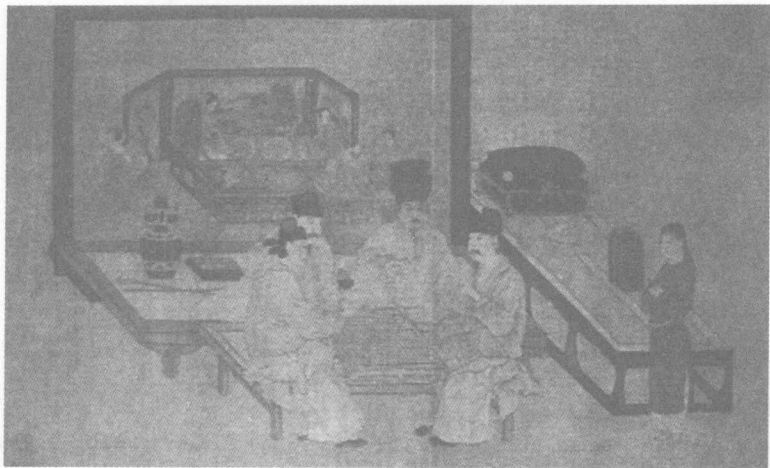
李璟哭着说:“父皇晏驾之前,嘱我兄终弟及,孤自思能力不逮,不如早日禅让给二弟景遂,孤当一名藩王便好。”

徐玠抢白他说:“太子殿下好生糊涂,诏书已经颁行天下,您便是无可争议的天子,谁敢僭越?况且大行皇帝遗嘱兄终弟及,殿下既不登位,景遂王爷继位又从何说起?”

李璟语塞。

节度使周宗手持天子冠冕、袞龙袍,不由分说便披戴在李璟身上,然后奏道:“大行皇帝托付殿下以神器之重,殿下固守小节,非所以遵先旨,崇孝道也,望殿下三思!”

李璟无话可说,被群臣簇拥着登上了帝位,他就是南唐中主,这年



南唐周文矩绘《重屏会棋图》。此画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景遂、景达、景晏会棋的情景。居中观棋者为李璟，对弈者为景达和景晏，一副情感十分融洽的样子

28岁。当下便改元保大，以示止兵息戈，偃武修文，保持大唐江山之意。尊生母宋氏为皇太后，册钟氏为皇后，以镇南军节度使宋齐丘为太保兼中书令，奉化军节度使周宗为侍中，元帅府掌书记冯延巳为谏议大夫、翰林学士。封景遂为燕王，景达为鄂王，景晏为保宁王；其长子东平郡公弘冀为南昌王。

保大元年(943)七月，中主下诏燕王景遂改封齐王，拜诸道兵马大元帅、太尉、中书令，鄂王景达改封燕王，拜副元帅，宣告中外，以示兄弟相传之意。长子南昌王弘冀改封江都(即江苏扬州)尹、东都留守，李璟命他火速离开金陵，前往扬州。

这突如其来的任命，一下子把弘冀弄懵了。他不明白父皇手足之情何厚，父子之情何一薄至此！祖父虽有兄终弟及之遗命，但那是弥留之际说的，岂能遵为不刊之典？父子相传，自古而然，但父皇偏偏要超越常规，看来今生今世，自己是无帝王之望了。他猛然想起，刑部郎中萧俨年高德劭，在朝中威望甚高，何不问计于他？如果他能犯颜直谏，也许父皇能回心转意，想到这里，便单人独骑，径投萧俨府第而来。

萧俨为官一向清正平恕，朝野口碑甚好，他并不同意帝位兄弟相传，认为有悖古训，因此与弘冀一拍即合。次日，他便上了一道奏疏，略称：

夏商之后，父子相传，不易之典。惟仰循古道，以裕后昆。

这封奏疏言简意赅，入情人理，中主捏在手里，沉吟不决。父子天性，他何尝不想传位于子？只是他一向孝悌，父皇临终之言，犹在耳际回响，如今尸骨未寒，怎能遽然更改遗命？舐犊情深，他有深切体味，但是难言之隐又不能道与外人，无奈何，只得扣了萧俨的奏疏，留中不发。

弘冀望眼欲穿，左等右盼，不见父皇改变主意，知道立储之事已成泡影，只得快快登程奔扬州去了。

这年年底，中主突然下令：中外庶政，并委齐王景遂参决，文武百官除枢密副使魏岑、查文徽可以进宫奏事外，其余官员除非召见，不得进宫。

此令一出，举国哗然。萧俨又上疏说：

元帅开府，人犹惊骇，况委之大政，而群臣不得时见，臣恐中外隔绝，奸人得志，非陛下之利也。

奏疏递了上去，如泥牛入海，全无消息。文武百官知道萧俨敢作敢为，他既碰了钉子，众人便三缄其口，不再进谏。不料侍卫军都虞侯贾崇却挺身而出，求见中主。中主屏而不纳，贾崇在宫门外长跪不起，一时人言籍籍，围观者甚多。中主无奈，只得在便殿召见贾崇，劈头便质问他：“天下本无事，庸人自扰之。朕命景遂参决大政，干卿何事，却来饶舌？”

贾崇从容答道：“国主任命齐王辅国，自然与臣无干，但天下乃先主之天下，非国主一人可私之，臣备位六卿，食君之禄，岂可不忠于君王之事？”

中主脸色铁青，厉声说：“卿在宫门外长跪不起，分明是沽名钓誉，让国人指责朕躬不肯纳谏，诋毁朕的声誉！”

“国主言重了，”贾崇不看中主的脸色，只管申辩下去。“国主要是从谏如流，老臣何至于长跪不起，引来众人围观？”

中主无话可说，悻悻然转过脸去，不再理他。

贾崇上前一步，动情地说：“老臣事先帝二十余年，先帝延接群臣，吐哺握发，犹恐下情壅隔。国主即位未久，便与臣下隔绝，深居邃处，欲闻民瘼，岂可得乎？可惜先帝创业未半，便中道崩殂，老臣于今思之，心犹戚戚！”说着，竟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

中主自知理屈，颜色温和了许多，连忙说：“卿有话尽可直说，朕当深长思之。”

贾崇抹了一下眼泪，换了一个角度说：“臣已垂垂老矣，留在朝中，适足成为国主之累，愿归隐林泉，与烟波钓徒为伍，乞国主赐骸骨！”

中主知道贾崇是在赌气，并非真的要离开朝纲。倘若准他离朝，朝野便会说天子没有容人之量，非但惹人耻笑，也会贻讥邻邦。想到这里，赶忙拉着贾崇的手说：“朕已经知过了，卿何必挂冠而去，令朕难堪！朕收回成命就是。”

贾崇穷追不舍：“兄终弟及之说实在不妥，国主理应改弦更张，奈何……”

贾崇尚未说完，便被中主打断了：“朕曾答应过父皇，不能食言自肥。”中主说时，一脸无奈。

贾崇知道多说无益，便起身而去。

月圆月缺，花开花落，时间一晃，已是保大五年（947）。这年正月，中主改封齐王景遂为太弟，燕王景达为元帅，改封齐王，长子南昌王弘冀为副元帅，改封燕王，依然是东都留守。既然景遂是太弟，那就是名正言顺的嗣君，弘冀就彻底没有希望了。他一肚子不快，但又无处发泄。他降生时曾有童谣说，“有一真人在冀川，开口持弓向左边”，中主为了应这符瑞，便为他取名弘冀。真人不就是真龙天子吗？但他何尝有天子之份？想到这里，他不禁嗒然若丧。
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船迟又遇顶头风。景遂为彻底杜绝弘冀争位之念，撺掇中主把弘冀调往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，官职是润、宣（今安徽宣城）二州大都督，驻节润州。润州在金陵之东，两地相距不远，比东都离金陵还近。工于心计的景遂之所以要把弘冀安顿在润州，是因为那里离金陵很近，便于控制，一旦有风吹草动，便可立即出兵荡平。

弘冀自然知道叔父的用意，不禁怒火中烧，但是中主说这是正常调动，与景遂无干，弘冀一时无话可说。匆匆辞别了父皇母后，便束装就道。虽然是出镇润州，威风凛凛，独当一面，但弘冀心情无比沉重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。他的袍泽故旧没有人为他饯别，也没有人给他送行。为他送行的只有六弟从嘉——也就是后来的李后主。

江南三月，莺飞草长，花木葳蕤，姹紫嫣红。弘冀无心欣赏阳春美景，骑着乌骓马沿着江堤东去，从嘉骑着一匹白马紧随身后。

“大哥，你要多多保重，莫负父皇委托！”10岁的从嘉全然不知弘冀心中的辛酸悲楚，天真无邪地向兄长挥手告别。从嘉兄弟十人，他排行第六，二、三、四、五诸兄早已夭折，他以下的诸弟，有的正牙牙学语，有的还在襁褓之中，能够出来为兄长送行的，只有他一人了。

弘冀缓缓跳下马背，双手将从嘉抱下马来，凄然笑道：“六弟，此地一为别，孤蓬万里征，不知何日你我才能重逢，父皇与母后面前，烦你代我尽忠尽孝。”

“大哥何出此言！润州离金陵不过两日之遥，你随时都可回来，怎说不知何日方能重逢？”从嘉一副迷惑不解的神情。

“六弟，你年龄还小，不知朝中奥秘。二叔父既立为太弟，日后便是名正言顺的天子，我是父皇长子，他能不起猜忌之心吗？等他将来登基，我们君臣之间岂能相安无事？”

“叔父醇厚无疵，兄长休要多虑！”

“好个醇厚无疵！”弘冀仰天苦笑。

从嘉怔怔地望着长兄。

“父皇命我出镇润州，显然是出于叔父的撺掇，父皇一旦撒手而去，叔父便会加害于我。”